

摘要:文化在本质上属于精神生活(特别是精神创造)的范畴。它包括形而上之“魂”和形而下之“体”两个层面,是二者的有机统一。科学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不妨将其归于广义的文化,以便区别于狭义的文化概念。对科学与文化相互关系的考察,有助于全面而深刻地把握文化的本质及其价值。文化不仅具有形而上的作为社会精神高地的价值,而且具有形而下的作为现实生产力的价值,因而既是一种软实力,又是一种硬实力。文化将通过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有力地推动劳动解放和人的解放的进程。

关键词:文化本质;文化价值;精神生活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12)02-0004-05

论文化及其价值

文/孟建伟

在当今之中国,人们对文化的关注和重视正在形成一股热潮,并大有将文化同“强国”联系起来之势。这不禁让人想到前30年间人们对科学的关注和重视,这股热潮也将科学同“兴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什么要给予文化如此高度的关注和重视?究竟何为文化?在科学与文化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文化具有何种功能和价值?本文是对这一系列问题所做的哲学思考。

何为文化

要对文化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中国思想界对于文化的定义早有争论,其中最大的争议之一就是关于文化与文明二者之间的界定问题。

胡适对文化和文明两个概念做了区别。他认为,“文明(Civilization)是一个民族应付其环境的总成绩”;而“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1]沿着这种“区别论”的思路,有的学者认为,“文化是精神的,文明是物质的”;有的学者则反过来认为,“文化是物质的,文明是精神的。”^[2]同“区别论”相左,张菰年提出“无区别论”。他说,“文明与文化在中国文字语言中,只可看成差不多与‘算学’与‘数学’一样,只是一物事之两名,或一学名一俗名,不必强为之区异。或则

顶多说文化是活动,文明是结果,也不过一事之两看法”。^[3]

尔后,朱谦之对上述“区别论”和“无区别论”二者做了某种综合。在他看来,德语Kultur(文化)概念“实为精神的文化概念(即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知识生活)”,而英语Civilization(文明)概念“实为社会的文化概念(如政治、法律、经济、教育等社会生活)”。尽管二者有着“精神的”和“社会的”区别,但都属人类生活,是人类生活的两个方面,因而均属文化的范畴。^[4]他将文化看作是“人类生活的一切表现”。^[5]

引发这场争论的源头之一是,梁漱溟在1921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书中,他对文化做了这样的概括:“所谓一家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6]他认为,人类的生活大致不外以下三个方面:1.精神生活,包括“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等;2.社会生活,包括“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等等;3.物质生活,包括“饮食、起居种种享用”在内的一切生存条件等等。因此,对东西方文化可从这三个方面加以考察。^[7]显然,朱谦之同梁漱溟的观点比较接近。不同的是,前者采用了“二分法”,即将文化区分为“精神的”和“社会的”两个方面;而后者采用了“三分法”,即将文化区分为“精神的”、“社会的”和“物质的”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ZX025)

三个方面。

中国思想家们的早年讨论,为当今如何理解文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文化的本质的理解。早年讨论从一开始就将文化同人和人的生活,特别是人的创造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无疑已经触及到关于文化的本质特征;二是关于文化与文明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是理解何为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视角。从这个视角来理解文化,有助于大大增加其宽度和深度;三是关于文化的分类和结构的理解。无论是“二分法”,还是“三分法”,早年讨论对于往后理解文化的分类和结构,可以说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但是,早年讨论也有很大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其一,对文化的理解和定位过于宽泛。它倾向于将文化归结为“人类的生活”及其“一切表现”,因而几乎无所不包。于是,我们当今所强调的那些最富有创造性的文化,将被淹没在“人类的生活”及其“一切表现”的汪洋大海之中。其二,对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界定也过于简单而笼统。不仅“区别论”和“无区别论”的界定过于简单和笼统,而且“综合论”的论点也过于简单和笼统。事实上,文化不仅有其精神层面,而且也有其制度层面和物质层面;反之,文明不仅有其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而且也有其精神层面。其三,对文化的分类和结构的理解也过于绝对化。无论是“二分法”,还是“三分法”,都是过于绝对化的理解。或许,文明可以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等等这样的分类,但文化不能做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等这样的分类。因为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创造,又同制度层面和器物层面密切相关,因而离开精神创造谈论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或者离开制度层面和器物层面来谈论精神创造,都是不妥当的。当然,三者当中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在于,对文化的理解和定位过于宽泛:它所关注的只是文化的外延,而不是文化的内涵;关注的只是文化的广度,而不是文化的深度。

因此,要深刻理解文化的内涵,有必要突破并超越早年讨论的框架。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推进:

首先,从关注“人类的生活”及其“一切表现”,聚焦到人类的精神生活,特别是那些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目标的、最富有创造性的并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深远影响的精神生活。尽管将文化归结为“人类的生活”及其“一切表现”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关注这样一个无所不包的对象,显然缺乏现实的针

对性,没有实际的意义。况且,“文化”一词中的“文”,狭义地讲,的确包含“文字”、“文章”、“文科”、“文人”和“人文”等意思;广义地讲,则可以拓展到整个精神生活。因此,人们也往往从两个层面上来谈论文化:一是狭义的,专指包括文学、艺术、史学、哲学等等在内的人文文化;二是广义的,指的是包括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等等在内的整个人类的精神生活。显然,当今中国对“文化”的关注和重视,主要是指前者,而不是后者。

其次,虽然文化在本质上属于精神生活的范畴,但不能仅仅从精神的角度来理解文化。一方面,文化虽是人的精神创造,但这种创造离不开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应的社会体制和机制;另一方面,作为人类的精神生活的文化需要各种载体,也只有通过各种载体才能得到表现和升华。一般说来,文化不仅体现在其精神成果和物化成果之中,而且体现在创造成果的方法和技能之中,还体现在激励创造活动的体制和机制之中,更体现在创造者的理想、境界、精神和价值观之中。因此,文化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层面:一是精神成果和物化成果层面;二是方法和技能层面;三是体制和机制层面;四是精神和价值观层面。

最后,文化还可以进一步概括为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理想、境界、精神和价值观等等属于形而上层面;而精神成果和物化成果、方法和技能、体制和机制等等属于形而下层面。前者是“魂”,代表着文化的精神高度;后者是“体”,代表着文化的发达程度。当然,这样的区分只是形式上的,其实如同“魂”和“体”的关系一样,二者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伟大的精神成果和物化成果、精湛的方法和技能、创新的体制和机制等等无不体现着崇高的理想、境界、精神和价值;反之,崇高的理想、境界、精神和价值也只能通过伟大的精神成果和物化成果、精湛的方法和技能、创新的体制和机制等等而发扬光大,并产生现实的力量!因此,文化是其形而上之“魂”和形而下之“体”二者的有机统一。

科学与文化

一谈文化,免不了要讲到科学,正如一谈科学,免不了要讲到文化一样。科学与文化二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科学本身是不是一种文化?在科学究竟是否属于文化及其科学与文化有着什么样的关系问题上,历来就有诸多不同的观点。大致说来,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不仅认为科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而

且还将其列入精神生活的范畴。梁漱溟所代表的就是这种观点。他明确地将科学列入精神生活的范畴,并从科学与艺术、科学与玄学的差异来论证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他认为,“西方的文明是成就于科学之上;而东方则为艺术式的成就”。于是,“大约在西方是艺术也是科学化;而在东方是科学也是艺术化。”^[8]因此,包括西方学术思想在内的西方文化到处都充满着“科学的精神”,而东方文化则充满着“艺术的精神”。^[9]但另一方面,在梁漱溟的心目中,科学似乎还只是一种形而下意义上的文化。从他的“人类文化三步骤”和“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不难看出这一点。他强调,西方科学代表的是重“外界物质”和“理智”的文化,中国哲学代表的是重“内界生命”和“直觉”的文化;印度宗教代表的是重“无生本体”和“现量”的文化。^[10]这三者次第构成“人类文化三步骤”和“世界文化三期重现”。^[11]显然,这是一条从形而下的物质生活逐步走向形而上的精神生活的道路,而科学主要应对的是最早期的形而下的物质生活。

第二种观点虽然也认为科学是一种文化,但只能排在所有文化世界的最后一位。唐君毅所代表的就是这种观点。他也明确地将科学活动归于“文化活动”,将科学的理想归于“人类文化之理想”。^[12]但是,在他那里,每一种文化活动和文化理想所处的位置及其重要性是有差别的,是分不同层次的。最高层次无疑是道德活动和道德理想。他认为,一切文化活动“皆可谓道德活动之各种化身之实现”;一切文化理想“皆依于吾深心之欲实现道德理想而生”。^[13]因此,“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摄一切文化理想的。文化活动是多,是末,是成就文明之现实的。”^[14]因为科学世界同道德世界、宗教世界、艺术世界相比,虽有“更多的真,但只有较少的美,较少的善,较少的神圣”,所以,只能排在所有这些文化世界的最后一位。^[15]当然,他并不否认科学在“成就文明之现实”的巨大功能和作用,但是,他反对以科学凌驾人文,而主张以人文涵盖科学,特别是以中国文化发展出的仁教主宰科学。可见,在唐君毅那里,虽然科学依然属于文化,但其文化地位已经大大下降。科学更多地是在形而下层面得到肯定,而在形而上层面则很少得到肯定。而且,科学与人文(文化)二者在很大程度上被分离开来并且对立起来了。

第三种观点则断然将科学排除在文化领域之外,排除在精神生活范畴之外。徐复观所代表的就是这种观点。他对文化和文明二者做了截然的区分,认为“文化

是由生活的自觉而来的生活自身及生活方式这方面的价值的充实与提高”;而“文明是根据我们改进生活环境所得的结果”。^[16]因此,科学属于文明范畴,而不属于文化范畴;只有宗教、道德、艺术等才属于文化的范畴。虽然他并不否认科学是“人类思想所得来的最辉煌的结果”,但他强调,站在人的生活立场看,“宗教、道德、艺术这一属于‘文化价值’系列的东西”,才是“最后的真实,最后的需要”。^[17]在他看来,当今“世界文化的危机”和“人类的危机”的根源在于,人们借助科学,“一味向外追求,得到了知识,得到了自然,得到了权力,却失掉了自己,失掉了自己的性,即所谓‘人失其性’的结果”。^[18]而“以仁为中心的”中国文化恰恰是一种“‘复性’的文化”,因而可以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反省”做出自己的贡献。^[19]可见,如果说在唐君毅那里还给科学在文化中保留最后一个位置的话,那么,在徐复观那里连最后一个位置也荡然无存。于是,科学与人文(文化)之间的关系变成纯粹形而下的知识世界和技术世界同纯粹形而上的价值世界和道德世界的关系,因而二者之间在精神和文化上的联系被彻底切断了。

无疑,上述三种观点对科学与文化及其价值的理解都有其深刻之处,特别是他们不仅较早地理解科学及其价值,而且也较早地理解人文(文化)及其价值,并且将其同中国和世界的命运结合起来加以考量,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然而,这些观点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历史的局限性。其中,最大的局限性在于,这些观点都往往带有这样一种狭隘的思维定式:他们往往只是从形而下层面来理解科学及其价值,而大大忽视从形而上层面来理解科学及其价值;反之,他们又往往只是从形而上层面来理解人文(文化)及其价值,而大大忽视从形而下层面来理解人文(文化)及其价值,从而导致科学与文化之间的分离和对立。

要全面而深刻理解科学与文化及其相互关系,有必要突破并超越这种狭隘的思维定式。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推进:

首先,不仅要从事形而下层面理解科学,而且还要从事形而上层面理解科学,从而全面深刻地理解科学的文化本性。由于科学更多地以知识和理性的形式出现,并且对人类物质生活领域有着无与伦比的巨大影响和作用,因而人们往往只是从事形而下层面来理解科学。其实,科学如同艺术等人文文化一样,在本质上也是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它不仅有其包括理论、方法和制度等在内的形而下之“体”,而且也有



其包括理想、境界、精神和价值观等在内的形而上之“魂”。正是其形而下之“体”与形而上之“魂”二者的有机统一，才构成具有伟大生命力的科学。因此，不能因为有其包括知识和理性的形式在内的形而下之“体”，而否定其形而上之“魂”；更不能因为其对人类物质生活领域的巨大影响和作用，而否定其对人类精神生活领域的巨大意义和作用。至少，科学代表着人类追求真善美最高境界中求真的维度，并“用创造性的工作所产生的成果为提高人类的精神境界而做出贡献”。^[20]

其次，不仅要从事面上层面理解人文（文化），而且还要从事下层面理解人文（文化），从而全面深刻地理解人文（文化）的本性。由于人文（文化）更为直接地以作品表达其理想、境界、精神和价值观，并且对人类精神生活领域有着无与伦比的巨大影响和作用，因而人们往往只是从事面上层面来理解人文（文化）。其实，人文（文化）如同科学一样，不仅有其包括理想、境界、精神和价值观在内的形而上之“魂”，而且也有其包括理论、方法和制度等在内的形而下之“体”。也正是其形而下之“体”与形而上之“魂”二者的有机统一，才构成具有伟大创造力的人文（文化）。因此，不能因为有其包括理想、境界、精神和价值观在内的形而上之“魂”而否定其形而下之“体”；更不能因为其对人类精神生活领域的巨大影响和作用，而否定其对人类物质生活领域的巨大意义和作用。

最后，不妨对文化的界定做狭义的和广义的区分：前者专指人文文化，以便区别于科学。这也是习惯上所指的“文化”；后者指的是整个人类精神生活的创造，无疑包括科学。应当明确，虽然我们对文化做了狭义和广义的区分，但从精神生活的创造这个角度来理解科学与文化及其相互关系更为切近问题的实质。质言之，科学与文化的关系就是科学文化（一种精神生活的创造）与人文文化（另一种精神生活的创造）之间的关系。具体说来，这种关系不仅包括科学形而下同人文形而上层面的关系，而且也包括科学形而上同人文形而下层面的关系，还有包括科学形而下同人文形而下层面的关系和科学形而上同人文形而上层面的关系等等。因此，这种关系远比现代新儒家所理解的要复杂得多和深刻得多！

文化的价值

对科学与文化相互关系的探讨，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文化及其价值的理解。如何理解文化的价值？为

什么前三十年间要大讲科学，而如今又要强调文化？当然，这里所说的文化是狭义的，主要指的是人文文化。文化的价值大致可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理解。

首先，可从科学与文化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文化的价值。毫无疑问，科学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特别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推动社会现代化的巨大作用，是毋庸置疑和无法取代的。这也是中国前30年间之所以要大讲科学的根本原因。如今强调文化决不意味着要用文化来取代科学，而是要用文化来推进科学，从而让科学进一步发挥更大的作用。

自古以来，科学与文化就有着深刻的关联。古希腊哲学是近代科学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它最先给了科学以“仰望星空”的精神高度。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为近代科学的诞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人文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人的发现”推动了“世界的发现”；正是“文艺的复兴”带动了“科学的复兴”。后来的启蒙运动又赋予近代科学以伟大的使命，将它同社会现代化和人的解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在科学的孕育、诞生、成长、壮大及其实现社会价值的整个过程中，背后往往都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推动着。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显然，强调用文化来推动中国科学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如何将具有深厚西方文化背景的科学，移植并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并使其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获得蓬勃发展？这不单单是科学本身的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文化问题。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使科学保持应有的精神高度和精神境界，使其在功利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从而在大力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科学获得可持续的健康发展？这也不单单是科学本身的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文化问题。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最大限度地使科学既实现其重要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又实现其重要的思想价值和精神价值？这又不单单是科学本身的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文化问题。在这里，文化的使命和价值在于，如何为科学提供有利于其在本土扎根、成长和壮大的文化沃土、文化环境、文化动力和文化精神，并帮助科学更好地实现其文化目的和文化价值。

其次，可从文化的形而下角度来理解文化的价值。以往我们往往将科学看做是一种生产力，而很少将文化也看做是一种生产力。这显然同单单从事面上层面来理解科学和单单从事面上层面来理解文化这种思维模式密切相关。当然，也同我们的物质生活 and 经济发展水平尚不够发达密切相关。

事实上,不仅科学具有形而下层面,具有精神的和物化的成果,可以变成技术、商品和产业,从而成为现实的生产力,而且文化也具有精神的和物化的成果,可以变成技艺、商品和产业,从而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并且,随着物质生活 and 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和文化生活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于是,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正在不断崛起,日益成为当今产业和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当今世界经济的潮流不仅是知识经济的潮流,同时也是文化经济的潮流。各国之间相互比拼的不仅是科技,同时也是文化。文化产业由于其高品位、高创意、高附加值、低消耗和可持续性强等优点,已经成为后工业社会的理想产业。文化产业的发达程度也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文化不仅是一种软实力,而且也是一种硬实力。这也是为什么如今要大讲文化的根本原因之一。

显然,强调用文化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如何在国际经济普遍不景气的形势下保持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平稳而快速的增长?如何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从而最大限度地减轻和化解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的压力?如何从根本上提高和改善经济生活的品质,从而使我国现代化建设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所有这一切都既同大力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密切相关,又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开拓文化市场密切相关。质言之,以往的经济和现代化建设是“单轮驱动”,即主要依靠科技创新来推动,而如今的经济和现代化建设则需要“双轮驱动”,即主要依靠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来推动。

最后,可从文化的形而上角度来理解文化的价值。当然,对文化的价值的理解绝对不能仅仅局限于形而下层面。文化不仅具有形而下的作为现实生产力的价值,而且具有形而上的作为社会精神高地的价值。如果说,前者将使人们在物质生活层面获得富裕、自由、解放和幸福的话,那么,后者则将进一步让人们在精神生活层面得到富裕、自由、解放和幸福。因此,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代的开启,不仅意味着社会的生产方式正在转型和升级,更是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在转型和升级。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代最深刻的意义在于,随着包括文学作品、艺术表演、电视电影、新闻出版、传媒娱乐、动画动漫、音像制品、报刊杂志、书画创作、文物发掘、体育比赛、服装设计等等在内的大批文化产业的崛起,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正在发生重大

转变。其主要特征是:1.直接或间接从事精神生产和精神创造的人将越来越多;2.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将越来越融为一体,并将其建立在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的基础之上;3.劳动的过程将越来越趋于人文化和人性化,越来越依靠想象力和创造力,越来越变成吸引人的活动,变成个人的自我实现。在这里,文化通过改变产业的结构和生产方式来实现其精神价值,从而有力地推动劳动解放和人的解放的进程。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代最深刻的意义还在于,它不仅将推动社会的生产方式的重大转变,从而产生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而且还将促进人们的生活方式的重大转变,从而产生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种新的生活方式预示着,将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仅仅满足于物质生活的富裕,更重要的是,还要追求精神生活的富裕;不再仅仅满足于物质生活层面的自由、解放和幸福,更重要的是,还要追求精神生活层面的自由、解放和幸福。这将是一次关于人的生活方式的伟大转变和质的飞跃!这又是为什么如今要大讲文化的根本原因之一。一方面,文化引领着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另一方面,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又推动着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在这里,文化通过人的生活方式的转变来实现其精神价值,从而在大大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理想境界和精神高度的同时,也让人们在内心深处获得更为深刻的自由、解放和幸福。

参考文献:

- [1][2][3][4][5]朱谦之.文化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1-2; 5; 5-6; 7; 7.
- [6][7][8][9][10][11]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9; 19; 35; 35; 180; 203.
- [12][13]唐君毅.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297; 298.
- [14][15]黄克剑等编.唐君毅集[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75; 344.
- [16][17][18][19]李维武编.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1; 38-39; 162-163; 163.
- [20]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50.

作者简介:

孟建伟,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100049.

责任编辑 高寿仙